

前言

城市书写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是 20 世纪晚期学界在空间批评研究的基础上，以城市小说中的各种空间为研究对象，分析小说中的各种空间蕴含的社会、文化、权力和身份认同等内涵的研究，阐释城市空间在主题阐释和人物塑造中的叙事意义。城市书写中的“城市”是一种能动的空间，是一部作品中场所、地方和景观的组织、布局及其叙事功能的统称。城市书写中的“书写”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叙事、建构和印记功能。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书写定义为一切产生记忆的事物或行为。小说作者在文本中对城市空间进行地点选择、景观布局，以及赋予场所一定的“言说”功能，在这一层面上，空间具有了叙事功能，能够产生思想情感和社会文化的印记。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不再仅仅是“了无一事”的容器，而是作者进行人物塑造和思想阐释的重要书写策略和手段。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具有了书写意义和叙事功能。

城市书写的理论基础是空间批评。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文学作品中的空间仅仅被认为是一种静态的、承载作者叙述内容的“容器”，空间所承载的话语和叙事等功能在文学批评中常常被忽视。西方文艺理论在 20 世纪经历了多次“转型”，其中“空间转型”成为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空间批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渐形成的批评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型”将目光聚焦于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性”，空间研究一时成为跨越人文、历史、政治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城市空间在城市书写研究语境下是蕴含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空间表征，是思想情感和文学艺术的叙事手段。

II 英国小说城市书写研究

城市小说自其诞生之日起,逐渐成为最为重要的文学题材。英国 18 世纪的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维多利亚时期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20 世纪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人的伦敦城市小说,以及中国作家老舍、邓友梅、汪曾祺的京味小说,皆是以城市为主要叙事空间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作为一种书写方法和叙事手段,在文本中的各种城市空间中印记作者的创作思想、历史的文化认同、社会运行机制及时代的精神风貌,城市书写成为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创作手段。城市书写在空间批评和文化研究等基础上逐渐形成一门跨学科的文学批评方法。

文学作品的城市书写研究更加注重汲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内涵,在城市书写中融入学界前沿研究内容。城市书写在空间批评的理论基础上,逐渐融入更为丰富的文化研究内容,吸收了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身份认同、女性主义等众多理论,对传统的城市书写的时空观进行解构和扬弃,形成以城市多维文化为特征的完整、系统的当代文学批评方法。城市书写研究受到 20 世纪一些后现代空间思想的影响。当代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将城市书写引入后现代理论范畴。詹姆逊提出了空间替代时间彰显城市书写的后现代特性,列斐伏尔的空间文化生产以及福柯的权力话语丰富了城市书写的话语建构特征。总之,在传统意义上,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被赋予了越来越浓重的后现代空间建构意义。

近年来,城市书写研究开始受到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并被有效地融入权力话语和文化杂糅等研究论题。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为文学作品的城市书写研究注入了新的维度。城市是社会生活的集合,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城市景观、街道、图书馆、监狱和法庭等既是小说叙事的主要空间节点,同时这些场所和地方在作品中的空间组织布局、情节安排及思想艺术表征的处理中,会融入当时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蕴含着一个社会的权力话语。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法院及救济工厂等场所和景观在小说城市书写中的布局和表征形成了英国维

多利亞時期社會權力運作機制的話語體系。英國小說中的城市書寫記錄了不同時代的社會發展，同時也印記了英國不同社會階層在權力上的交鋒與思想上的衝突。

英國小說城市書寫研究關注英國城市題材小說中城市空間在人物塑造和主題闡釋中的意義。英國的城市小說起源於 18 世紀，從費爾丁到狄更斯的城市題材小說，大多以英國倫敦等城市為故事發生地，這一時期的城市小說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城市書寫成為揭示社會現實和表達作者藝術理念與思想情感的敘事手段。20 世紀以後的英國城市小說受到現代主義敘事思想及後現代創作思想的影響，小說中的城市空間被注入了現代主義敘事技巧和後現代藝術思想，城市書寫作為藝術創作手段進一步得以豐富發展。20 世紀英國主要出現了詹姆斯·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喬治·奧威爾等作家，他們的作品帶來了現代主義城市書寫策略、理念和思想。這些作者在小說中對城市的多维社會文化進行解讀，其中融入了作者的城市理念、創作方法及主題思想。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和《芬尼根的蘇醒》（*Finnegans Wake*）使傳統意義上的敘事變成蒙太奇、碎片化敘事的城市書寫。英國小說中的城市書寫通過景觀呈現、漫游敘事、碎片化敘事等多種書寫方法將英國社會中的權力機制、文化雜糅、精神異化等多维社會文化信息印記在文本中。與此同時，20 世紀後期以毛翔青（Timothy Mo）、維·蘇·奈保爾（V. S. Naipaul）等為代表的英國少數族裔作家開始在英國文壇嶄露頭角，他們的創作為英國城市小說帶來了多维的文化色彩，小說的城市空間書寫呈現出不列顛文化與少數族裔民族文化的雜糅敘事。少數族裔的文學創作豐富了英國小說城市書寫的文化認同，為英國小說城市書寫注入了雜糅敘事的城市書寫方法。

英國小說城市書寫研究聚焦城市空間在小說敘事和主題闡釋中的意義。本書首先結合國內外最新資料對城市空間研究進行了梳理及總結，並系統分析了英國小說中的城市空間特徵及其城市書寫的主要策略和方法。英國小說的城市書寫印記了英國社會的歷史發展，本書分別從英國社會的權力空間、權力話語與權力規訓三個方面闡釋英國小說城市書寫中的權力

IV 英国小说城市书写研究

机制，从叙事杂糅和文化杂糅两个视角阐释英国小说城市书写中的杂糅创作艺术，从精神异化的表征和叙事建构两个方面阐释城市书写中的精神异化。英国小说城市书写研究以城市书写为理论基础，吸收空间批评研究及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注重文本中空间的社会、文化及后现代属性，阐释了英国小说城市书写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探究城市书写在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及主题阐释的意义，或可为英国小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目录

第一章 文学的城市空间研究 // 1

第一节 当代空间批评与城市空间 // 1

第二节 城市书写及其属性 // 19

第二章 英国小说的城市书写策略 // 31

第一节 英国小说的城市空间 // 31

第二节 英国小说城市书写方法 // 49

第三章 英国小说城市书写中的权力机制 // 59

第一节 英国小说中的权力空间 // 60

第二节 城市书写中的权力话语 // 69

第三节 城市书写中的权力规训 // 87

VI 英国小说城市书写研究

第四章 英国小说城市书写的杂糅印记 // 106

第一节 城市书写的叙事杂糅 // 107

第二节 城市书写的文化杂糅 // 123

第五章 英国小说城市书写与精神异化 // 142

第一节 精神异化的表征 // 142

第二节 精神异化的叙事建构 // 159

结语 // 173

参考文献 // 176

后记 // 187

第一章

文学的城市空间研究

城市空间在文学研究中多年来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批评家关注小说中城市的背景作用，很少关注到城市空间已成为一种多维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构建者。城市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包括城市街道、景观、建筑、机构等各种场所，背后蕴含着多维的社会文化意义，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城市书写成为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随着空间批评的兴起，小说的城市空间研究逐渐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前沿批评方向。英国城市化的进程不仅带来了发达的生产力和城市社会，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英国小说家感受到英国城市中的各种社会现象，也体会到社会城市中各种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于是城市毫无疑问成为英国小说重要的素材，英国小说的城市空间书写成为重要的创作艺术。

第一节 当代空间批评与城市空间

20 世纪后期的人文学科界各种思想、理论和“转向”纷纷涌现，这一时期学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空间”从来没有像当代学界这样受到关注，“空间”不再仅仅是地理学领域的专属，而逐渐彰显其多维属性，开始受到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评论家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等要素，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被远远低估了。当代空间批评学者菲利普·E. 韦格纳

(Phillip E. Wegner)就指出,“空间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被视作呈现人物的舞台和背景,其重要性远远低于人物”^①。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思想理论的影响下,传统的“空间”理念开始受到挑战。韦格纳进一步指出,“在最近25年,由于正在形成的跨学科体系聚焦于‘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因此‘空间的’传统观点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②。学界在20世纪后期进入“空间转向”时期,其显著特征就是空间的文化建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跨学科的空间研究热潮。

随着空间研究逐渐从空间的自然属性转向其社会和文化属性研究,空间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日益成熟。当代空间研究和文学批评开始进行学科交叉融合,当代学者在空间的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基础上,运用空间研究中的相关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关注空间的建构意义。一时间,空间成为文学批评领域重要的核心关键词。

在众多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城市文学是空间批评重要的研究对象。城市作为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空间之一,不仅仅是小说中的背景地,更是蕴含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信息的载体。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小说中的城市,探究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空间整体,阐释作者在叙事中如何建构思想、文化和身份认同。城市空间研究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批评方法。当代批评家在此基础上开始关注城市空间在小说叙事中的社会文化建构意义。为了更为清晰地认识小说城市空间的意义,需要对城市空间研究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作一个系统的分析概述。

一、城市空间的社会定位

城市作为一个庞大的生活空间和复杂的社会体系,其本身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城市仅仅被看作生活的场所和社会制度的承载者,而城市作为政治权力、社会体系的参与者这一点直到当代空间批评理论兴起时才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当代空间

①② WEGNER P. E.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C] // WOLFREYS J.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2: 180.

批评为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空间理论源于对传统空间理念的解构，从而更加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研究的早期奠基者主要有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他们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空间研究，将空间从地理学研究中的“地点研究”区别出来，给空间以“社会定位”。他们分别从城市、建筑和住宅等角度阐释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意义，其中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为城市空间的社会定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铺垫。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中，率先提出了“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①的观点，他指出，空间“不是物质中的一种物质，也不是多种产品中的一种，它囊括所有被生产出来的事物，并包含有这些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并置的关系——它们间的（相对的）秩序以及/或者（相对的）混乱”^②。由此可见，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是被动地容纳各种社会关系，空间本身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模式、一种知识行为，空间是实践者同社会环境之间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三一论”，即“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包括自然和宇宙；第二，思想的，包括逻辑抽象和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换言之，我们关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③。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打破了传统的空间二元论，为空间批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空间三一论”指出任何空间都由相互关联的三个母体构成，分别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三一论”突破了空间的物质属性局限，空间具有的3个相互交融的维度，既相互区

①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 26.

②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 73.

③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 11.

别，又相互联系，分别代表了空间的3个层面，即感知的（perceived）空间、构想的（conceived）空间和实际的（lived）空间。其中“空间实践”是感知的空间，它是一种物质化、经验的空间，“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具体的地方和每个社会形态特征相一致的空间体系。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①。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实践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具体有形的空间，是人类社会进行日常生活、社会生产的载体和中介。空间实践也是过去所有空间学科关注的焦点。“空间表征”是指特定的构思空间的方式，是一种精神的空间。它是“概念化的空间，是科学家、设计师、城市学家、各种政治技术专家、社会工程师们的空间，它是某种有着科学精神的艺术家——他们把实际的空间和可以感知的空间看作构想的空间”^②。空间表征与生产这一空间的社会生产关系、秩序紧密相关，从而控制语言、话语、文本和逻辑，是认识论的本体，支配着空间知识的生产。由于空间表征体现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构想出来的空间，因此它常常规定、约束着一个空间的发展，成为某个特定“空间实践”的规划蓝图。“表征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是实际生活的空间，既非纯物质的空间也非构想的空间，它既与前两种空间相区别，又将二者包含在内。它体现了空间的社会性，是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列斐伏尔指出，表征空间“是直接通过相关意象和象征物存在的空间，因此它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但也是一些艺术家，诸如一些作家和哲学家的空间，他们描写并渴望超越其描写的一切。这就是由人支配的空间——因此是一种体验的空间——想象力试图改变并进入的空间”^③。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极大地丰富了空间批评的理论维度和研究视野。当代空间批评学者韦格纳在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后指出：

“‘表征空间’是体现个体文化经历的空间，包括组成这一空间所有的

①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 33.

②③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 38.

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等”^①。当某个物质空间，如家庭、学校或者监狱，在某位个体居住者进入后，就成为展现这一个个体居住者社会文化经历的表征空间，换言之，这位居住者的思想、文化或者情感，必然与这个物质空间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乃至权力机制发生融合、交锋乃至冲突。我们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小说中的慈善学校、救济工厂乃至监狱中看到主人公的思想行为与这些城市空间中无形的权力之间的冲突与抗争，正是城市的“表征空间”功能。因此，小说中的城市空间蕴含有多维的历史文化印记，当这些印记同小说故事情节、人物个性成长、主题阐释产生影响时，城市空间就具有了表征意义。

“空间三一论”可以说是学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空间研究认识论聚焦具体有形的空间，即强调空间的物质性，而空间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属性则常被忽略。空间作为社会发展的事物，其所蕴含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内涵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属性，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下重要的当代研究客体。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关于空间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对立的二元思考模式。列斐伏尔批判了主观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前者过多地强调了物质空间，而后者则过多地强调了精神空间，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列斐伏尔把社会的维度引入空间研究中，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是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联系紧密的实体。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为后续空间研究，特别是城市空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列斐伏尔在其《书写城市》中强调了城市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这一鲜明特色，进一步强调了城市的社会属性^②，城市空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仅记录了重要的历史和社会事件，更为重要的

① WEGNER P. E.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C] // WOLFREYS J.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2: 182.

② LEFEBVRE H. Writings on Cities[M]. Trans. KOFMAN K, LEBAS E, Oxford: The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101.

是城市空间印记下这些人们在社会历史事件背后所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权力话语、文化和身份认同等多维要素。列斐伏尔强调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城市不仅仅是社会的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社会。

与此同时，当代社会权力等研究为空间批评融入权力话语等研究视角，丰富了空间的话语和符号建构意义。学者米歇尔·福柯则从政治和权力视角诠释了空间的权力与话语意义，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构成。福柯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角度分析空间的社会属性，他认为空间是一个权力场所。在福柯看来，空间既非了无一物，亦非物质形式的容器，它存在于人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嵌入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福柯尤为强调城市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他指出空间是权力机构控制民众的一种方式：“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①福柯认为在权力社会中，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中，人们因而长时间地被操纵和监督。他以监狱和兵营为例分析了现代社会以空间为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指出一个罪犯在监狱中被置于永久的“可视范围”之内，受控于一个看不见的权威之下，由于不知自己何时处于监视之下，他们就习惯于自我监督。福柯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个纪律约束和惩罚的空间之中，空间是权力实践和纪律约束的重要场所和媒介，这些空间在人们周围比比皆是：如城市中的学校、军营、医院等。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一书中，福柯借助监狱这一具体的空间形式，阐释了监狱作为一个上层建筑的“权力符号”的意义。他指出监狱是对罪犯进行规训和惩罚的工具，现代社会除了监狱之外，学校、医院、军营乃至疯人院都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城市空间，一种规训人们行为和思想的空间，现代城市社会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纪律和约束旨在“生产出顺从、有经验的个体，听话的个体”。^②福柯认为人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

①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7: 13.

②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7: 138.

由若干权力和关系组成的，“每一个个体都被投入到了各种权力的包围之中”^①，因此空间是一个权力冲突、交锋和角斗场所。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丰富并拓展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凸显了城市空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

空间的社会定位完成了空间研究从地理研究向社会学研究的转型，将关注空间的自然属性转向关注其社会属性，空间的社会定位对城市空间研究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作用，这一定位对 20 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思想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城市空间的多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拓展了空间研究视野。

二、城市空间的文化关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城市空间研究伴随着当代空间批评的发展开始注重文化研究，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蒂芬·科恩（Stephen Kern）、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迈克·克朗（Mike Crang）及菲利普·E. 韦格纳等多位学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强调城市空间的文化定位，强调文化是“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它们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意义”^②。空间研究对文化的关注是空间社会属性的延续，它不再仅仅关注社会生产，而是开始关注文化研究中的哲学、政治、身份、宗教、历史以及后现代等诸多领域。城市空间研究的文化关注主要聚焦于空间的文化意义，如城市建筑设计理念及城市景观布局等。科恩在其著作《时空的文化：1880—1918》中指出：“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它表现为象征意义并且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空间观念或广度观念是文化的‘首要象征’，是政治机构、宗教神话、伦理观念、科学准则及绘画、音乐和雕塑方式的内在原则。”^③科恩还以古代埃及、中国和希腊独特的城市建筑

①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7: 24.

② 克朗. 文化地理学 [M]. 杨淑华, 宋慧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

③ KERN S.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3: 138.

及其文化为例进行了阐述。科恩列举了意大利现代画家翁贝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的绘画作品《闹市噪声穿透房屋》（*The Noise of the Street Penetrates the House*），从未来主义画家的角度揭示现代都市空间中的文化要素对人们思想和情感的影响。科恩的空间思想不仅关注古代城市建筑及不同民族建筑风格中的哲学思想，并且关注文化视野中的建筑和景观，对现代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文化阐释，为空间的文化研究及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迈克·克朗的城市空间文化研究较科恩的城市空间思想更为具体，他对城市建筑、景观、住宅等具体空间形式中的文化要素作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着重阐述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定位，认为空间是赋予了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克朗强调“城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小说中的城市地理景观描述是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①。他认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会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克朗进一步指出“地理景观是人们的生活能力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与其文化相一致的产物”^②，因此地理景观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现实社会中的家庭住宅、宫廷建筑、田园景观都能被人为地赋予象征意义。我们通过分析地理景观的空间格局和造成这种格局的实践活动，就可以了解景观空间所渗透的宗教观、宇宙观和生活观念等。克朗以中国的皇家行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为例进行了说明。避暑山庄外部拥有环绕一周的宫墙，内部是众多的湖水和花园。克朗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风水学，山代表男性，水代表女性，因此这座皇家建筑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平衡说，同时湖中的9座小岛将湖面分割成8个小湖，反映了世界由九山八海构成的佛家思想。因此景观中的田园和住宅成为一种可以解读的“文本”，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特征及宗教信仰等文化意义。

随着城市空间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众多学者不断从后现代文化视角阐释空间的多维属性，这些研究进一步夯实了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拓展了空间批评的研究视野。近年来，爱德华·索亚、大卫·哈维和

① CRANG M. 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 Routledge, 1998: 50.

② CRANG M. 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 Routledge, 1998: 27.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学者从后现代视角阐述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属性,拓宽了空间研究的文化视野。索亚的空间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空间三部曲”中,即《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中空间的再确认》(*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研究》(*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其中以第二部为其理论的重点。索亚的都市空间理论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他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是对传统的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和重构。他指出第三空间既不同于第一空间的物理空间,也不同于第二空间的“构想的空间”——精神空间,而是一个解构的、多维的、开放的城市空间。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立足于后现代空间的解构思想,其研究主要聚焦城市空间的两个方面,其一是空间的开放性。所谓开放性,就是空间的组织和建构方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空间理念和空间思维模式,而是用一种开放、解构、重构的理念去思考空间。这一点索亚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的开篇就清晰地指出:“在《第三空间》中我的目标可以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鼓励你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思考地点、方位、景观和城市等相关概念,它们组织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的空间性”。^①城市空间的开放性是索亚对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索亚看来,城市空间是人们身边各种场所、地点和景观的哲学概括。人们身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城市空间形式,如建筑、街道、场所、景观、教堂、学校等,我们都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去审视、思考和解释它。城市空间可以包罗万象,这就是空间思维的开放性最直接的例证。城市空间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力的宇宙”,包括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在内都是空间性的。

① 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